

楚漢春秋 西京雜記
漢武故事 漢武事略



漢武事略

班固撰

中華書局

漢武事畧

漢班固撰

上爲膠東王數歲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
婦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
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
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上置酒長主家見所幸董偃上爲之起偃能自媚
於上貴寵聞於天下嘗宴飲宣室引公主及偃
東方朔司馬相如等竝諫上不聽偃旣富於財
淫於他色與主漸疎主怒因閉於內不復聽交

游上聞之賜假死後卒與公主合葬

元朔元年立衛子夫爲皇后初上幸平陽公主家置酒作樂子夫爲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喜動起更衣子夫因侍尚衣軒中遂得幸上見其美髮悅之遂納於宮中時宮女數千皆以次幸子夫新入在籍末歲餘不得見上擇宮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泣涕請出上曰吾昨夜夢于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二女後生男卽戾太子也

淮南王安招方術之士皆謂神仙上聞而喜女事
於是方士自燕齊至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年
二百餘歲色若童子拜爲文成將軍歲餘術未
驗上漸厭倦會所幸李夫人死上甚思悼之少
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張帳明燭陳酒食令上居
他帳中遙見李夫人不得就視也上愈益想之
乃作賦

少翁者諸方皆驗唯祭太乙積年無應上怒誅之
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籍資從關東還逢於渭
亭謂使者曰爲吾謝上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

乎上好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蓬山方將共事
不相怨也於是上大悔復徵諸方士上常輕服
爲微行時丞相公孫弘數諫弗從弘謂其子曰
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已死
况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
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
悲之

上鑿昆明池又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
女子也先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
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奴宛若兒若奴也祀之

遂關通也言語說人家小事頗有驗上遂祠神君
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於神君神君乃見
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責之
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覩欲爲淫此
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
上今爲禱於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
弗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
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
竟薨上造神君請術行之有効大抵不異容成
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曉其術年百餘歲貌有

少容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亡去自柏臺燒後
神稍衰東方朔娶宛若爲小妻生三子與朔同
日死時人疑化去未死也自後貴人公主慕其
術專爲淫亂大者抵罪或天死無復驗云

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東
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還來否短人不
對因指謂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
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
始知朔非世中人也短人謂上曰王母使人來
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靜不宜躁擾言終弗

見上愈恨召朔問其道朔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宮女希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朔與行道女子並年百歲而死惟一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更迎致之間其道術善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或傳世淫之陳盛父子皆與之行道京中好淫亂者爭就之翟丞相奏壞風俗請戮尤亂甚者今上弗聽乃徙女子于敦煌後遂入胡不知所終

樂成侯上書言方士樂大膠東人故曾與文成侯同師上召見大悅大乃敢爲大言處之無疑上乃封爲樂通侯賜甲第僮奴千人乘輿車馬帷帳器物以克其家又以女公主妻之送金千斤更號當利公主連年妖妄滋甚而不効上怒收大腰斬之

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克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總籍凡諸宮美女萬有八千建章未央長安三宮皆轝道相屬率使宦者婦人分屬或以爲僕射六

者領四五百小者領一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輒
注其籍增其俸秩比六百石宮人既多極被幸
者數年一再遇挾婦人媚術者甚衆選二百人
常從幸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克
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假粉白黛綠侍尚衣
軒者亦如之嘗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
婦入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悅其應有子者皆
其時日賜金千斤孕者拜爵爲容華充侍衣之
屬

上巡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

其下當有奇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有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皆拳上令開其手數十人擘之莫能舒上於是自披手手卽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鈞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娠十四月而產是爲昭帝焉從上至甘泉因告上曰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一男年七歲妾當死今必死於此不可得歸矣願陛下自愛宮中多巫蠱氣必傷聖體幸慎之吉終而卒旣殯戶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空棺無尸

惟衣履存上乃爲起通靈臺於甘泉

上年六十餘髮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穀希復幸
女子每見羣臣自嘆愚惑天下豈有仙人盡妖
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藥而體
更瘠瘦二三年中慄慄不樂行幸五柞宮謂霍
光曰朕告老矣公可立鉤弋子公善輔之光泣
頓首曰陛下尚康豫豈有此邪上曰吾病甚公
不知耳三月丙寅上晝卧顏色不異而鼻已無
氣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喪殯未央前殿朝晡
上祭若有食之常所幸御葬畢悉出茂陵園自

漢武故事一卷

舊本題漢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書隋志著錄傳記類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讀書志引張東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唐初去齊梁未遠嘗有所考也所言亦多與史記漢書相出入而雜以妖妄之語然如藝文類聚三輔黃圖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甲帳珠簾王母青雀茂陵玉枕諸事得自漢武故事者乃皆無之又李善註文選西征賦引漢武故事二條其一爲柏谷亭事此本亦無之莫一爲

衛子夫事此本雖有之而文反略於善註者隋志
載此書二卷諸家著錄竝同錢曾讀書敏求記亦
尙作二卷稱所藏凡二本一是錫山秦汝操繡石
書堂本一是陳文炳晦伯家本又與秦本互異今
兩存之云云兩本今皆未見此本爲明吳琯古今
逸史所刻併爲一卷僅寥寥七八頁蓋已經刊削
又非兩家之本以其六朝舊帙姑存備古晉之一
種云爾